

## 雙重底本的抉擇：《木偶奇遇記》的轉譯現象

陳宏淑

### 摘要

科洛迪 (Carlo Collodi, 1826-1890) 的《木偶奇遇記》在 1927 年第一次譯介到中國，譯者為徐調孚 (1901-1981)，以 2 個英文譯本為底本轉譯而來。這類採用雙重或多重底本的間接翻譯，在翻譯史上並不罕見，其現象顯然比單一原作直接翻譯更為複雜。2 種底本孰輕孰重，內容不同如何抉擇，都是譯者要面對的問題。本研究利用文本細讀法與批判論述分析法，描述譯者面對雙重底本時採用的策略，例如選擇淡化暴力的底本或是加總 2 個底本的內容等；其次分析採用這些策略可能的原因及效應，最後則探究譯者翻譯觀、兒童觀與當時的歷史脈絡之間的關係。整體而言，雙重底本是譯者選擇轉譯又想力求周全忠實之下的特殊現象，面對 2 個底本的差異，譯者會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策略，在策略彼此出現矛盾時，譯者重視資訊周全、邏輯正確的原則還是優先於淡化暴力及精簡篇幅的傾向。

關鍵詞：科洛迪、《木偶奇遇記》、徐調孚、雙重／多重底本、轉譯

---

2019/9/12 收稿，2019/10/14 審查通過，2019/11/18 修訂稿收件。

\* 本研究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MOST 108-2410-H-845-001-) 之經費補助，謹此致謝。

\*\* 陳宏淑現職為臺北市立大學英語教學系副教授。

DOI: 10.30407/BDCL.201912\_(32).0004

## **Between Two Mediating Texts: Indirect Translation of *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

Chen Hung-shu

###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translated children's books in the world, *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 (*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 written by Carlo Collodi (1826-1890) in 1883, was first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Xu Tiaofu (1901-1981) based on two English translations. Using dual or multiple mediating texts as the source texts for translation is not rare in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this phenomenon, compared with the one involving translation from one single source text, is more complicated. The translator needs to evaluate more than one text and select the content that he/she would like to translate. In this study, through close reading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 investigate how Xu made decisions when he was faced with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mediating text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he made his decisions, such as choosing to translate the less violent description between the two mediating texts or combining both texts to make the ultimate target text more complete, and analyzes the possible reasons and effects. Finally, it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lator's views on translation and children's needs an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t the time. Overall, Xu used two mediating texts to produce a relatively complete and faithful translation when he was doing compilative indirect translation. Facin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ource texts, he adopted varied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but he gave priority to complete messages and logical narration, rather than less violent descriptions for young readers or concise content due to length constraint for publication purpose.

**Keywords:** Carlo Collodi, *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 Xu Tiaofu, dual/multiple mediating texts, indirect translation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Instruction, University of Taipei.

## 一、前言

義大利的經典兒童文學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可說是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 1846-1908）的 *Cuore*（1886），以及科洛迪（Carlo Collodi, 1826-1890）的 *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1883）。科洛迪的 *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 則在 1927 年譯介到中國，譯者為徐調孚（1901-1981），1927 年 1 月第 18 卷起在《小說月報》上連載，一共連載 9 期，名為〈木偶的奇遇〉，1928 年 6 月由開明書店出版單行本《木偶奇遇記》。<sup>1</sup>

根據 2018 年幾個不同網站的最新統計，目前全世界譯本數量最多的除了《聖經》之外，就是《小王子》與《木偶奇遇記》，足見小木偶的故事多麼受到歡迎。<sup>2</sup>這個故事第一次出現，是刊載在雜誌《兒童報》（*Il Corriere dei Piccoli*），當時的故事名稱為〈一個木偶的故事〉（“Storia di un burattino”），從 1881 年 1 月開始連載，持續到 1883 年 1 月，同一年單行本出版，<sup>3</sup>出版商為 Felice Paggi，單行本書名為《皮諾丘的冒險：一個木偶的故事》（*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 storia di un burattino*）。<sup>4</sup>原本科洛迪在 1881 年 11 月 10 日結束了連載，在第 15 章讓皮諾丘被吊死在樹上，整個故事很單純，就是一個年幼無知的小孩不知人間險惡，被壞人謀財害命而死。但受到讀者的強力要求，科洛迪只好在 1882 年 2 月 16 日讓皮諾丘重新開始冒險旅程。<sup>5</sup>這個故事通常被視為典型的教育小說或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sup>6</sup>皮

<sup>1</sup> [義] 科羅狄（Carlo Collodi）著，徐調孚譯：〈木偶的奇遇〉，《小說月報》第 18 卷第 1-5、8、10-12 號（1927 年 1-5、8、10-12 月），頁 1-6、1-4、1-6、1-8、1-8、99-108、96-108、95-110、117-131。

<sup>2</sup> Thomas Moore Devlin, “10 of The Most Translated Books in The World,” in Website *Babel Magazine*, May 4, 2018, retrieved December 2, 2018, from <https://www.babel.com/en/magazine/most-translated-books>; Anonymous, “List of Literary Works by Number of Translations,” in Website *Wikipedia*, December 19, 2018, retrieved December 27, 2018,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literary\\_works\\_by\\_number\\_of\\_translations](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literary_works_by_number_of_translations).

<sup>3</sup> Carl Ipsen, *Italy in the Age of Pinocchio: Children and Danger in the Liberal Er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 3.

<sup>4</sup> Caterina Sinibaldi, “Pinocchio, a Political Puppet: The Fascist Adventures of Collodi’s Novel,” *Italian Studies* 66.3 (2011): 335.

<sup>5</sup> 廖卓成：《兒童文學——批評導論》（臺北：五南圖書，2011 年），頁 54。

<sup>6</sup> Peter Brand and Lino Pertil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t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71.

諾丘經歷了一連串的事件，最後成長蛻變，從一個木偶變成了一個小男孩，他的性格也從頑皮淘氣轉變為成熟懂事。在整個歷程當中，皮諾丘經歷了幾次的變形，先是從一塊木頭變成了木偶，後來變成驢子，之後又變回木偶，最後變成人類，故事中一次又一次的轉變，與這個故事一次又一次翻譯成新譯本的過程有如互相呼應。

根據宋炳輝 2007 年的研究，這個故事自 20 年代中期起一共有 7 種中文譯本。<sup>7</sup>然而根據筆者初步的整理，自 20 年代中期至宋炳輝研究發表的 2007 年之間的譯本遠遠不止這些，還有不少重要翻譯家的譯作未被宋炳輝提及，包括張慎伯(??)、傅一明(??)、范泉(1916-2000)、任溶溶(1923-)、王干卿(1942-) 等人的譯作。因此，筆者認為這個故事在中國的翻譯出版史需要重新爬梳整理，也需要歸納整理出各個重要譯本的翻譯特色。本論文以《木偶奇遇記》第一個中文譯本作為一種先導性研究，作為筆者未來整理出 20 世紀《木偶奇遇記》翻譯史的基礎。

## 二、譯者與譯作

如前所述，《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的第一個中文譯本為徐調孚所譯，徐調孚本名徐驥，字調孚，筆名蒲梢，1919 年畢業於浙江省立第二中學，1921 年 4 月考入商務印書館英文函授學校部工作，同年開始與葉聖陶(1894-1988) 擔任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月報》的編輯。<sup>8</sup>《小說月報》停刊後，徐調孚於 1931 年進入開明書店，跟過去在商務印書館的同事一起工作，老同事除了葉聖陶之外，也包括夏丏尊(1886-1946)。<sup>9</sup>徐調孚的《木偶奇遇記》單行本出版是出自對開明書店的支持，他當時與顧均正(1902-1980)、趙景深(1902-1985) 一起譯介了一套《世界少年文學叢刊》，由開明書店出版，其中便包括十分暢銷的《木偶奇遇記》。這套叢書主要對象是 10-15 歲的少年，也兼顧 6-10 歲的幼童。他在《木偶奇遇記》的後記當中說明他們幾位編譯這套叢刊是有其信念的，他們認為兒童需要有自己的文學，而且是適宜兒童的文學。<sup>10</sup>他在《小說月報》上譯介的兒童文學作品近十篇，其

<sup>7</sup> 宋炳輝：《弱勢民族文學在中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78-79。

<sup>8</sup> 李雅：〈全心全意做編輯——記「開明人」徐調孚的編輯生涯〉，《出版科學》第 20 卷第 5 期（2012 年 9 月），頁 99。

<sup>9</sup> 王建輝：〈徐調孚：平平淡淡才是真〉，《出版廣角》第 11 期（2001 年 11 月），頁 69-70。

<sup>10</sup> 徐調孚：〈世界少年文學叢刊〉，收於〔義〕科羅狄著，徐調孚譯：《木偶奇遇記》（上海：

中包括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童話、冰島作家阿那森（Jón Árnason, 1819-1888）的作品以及挪威民間故事的譯介。1924年他在《文學週報》第135、136期，翻譯了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童話的《雛菊》，在安徒生誕辰120週年的1925年8月，他也在《文學週報》第186期發表對安徒生的介紹。同年《小說月報》第16卷第8、9期出了〈安徒生專號〉（上、下）。另外，徐調孚不僅發表了〈安徒生年譜〉，還翻譯了〈火絨箱〉、〈牧豕人〉2篇童話。<sup>11</sup>他把出書的版稅用來購買開明書店的股票，自己後來也在開明書店擔任將近二十年的編輯，可見他對編輯工作十分投入。<sup>12</sup>擔任編輯的時候，徐調孚常能發現新人的好作品，堪稱是作者的知音。他畢生熱愛編輯工作，精通出版業務，對版式設計、插圖製版都很熟悉，有出版全才之稱，在整理文史古籍方面也十分有貢獻。<sup>13</sup>

〈木偶的奇遇〉在《小說月報》第18卷第1號開始連載時，徐調孚在前言中便說明他是從英文譯本翻譯的，參照的2個英文譯本，一個是Everyman's Library版本，另一個是Once-upon-a-time Series版本。<sup>14</sup>在單行本的〈譯者的話〉，他稱之為「萬人叢書本」及「昔日叢書本」，並說明後者比較淺顯，而且偶有刪節，所以他翻譯時大致都依據前者，只不過詞句也會參考後者而加以變通。<sup>15</sup>這2個底本早在顧均正的〈世界童話名著介紹〉就介紹過了。<sup>16</sup>「萬人叢書本」的譯者是Mary Alice Murray（1875-1938），<sup>17</sup>Murray的1891年譯本是史上第一個英文譯本，在英國倫敦出版，儘管過了一百多年，Murray的譯本至今仍被視為最佳英文譯本，也是20世紀在美國最受廣泛閱讀的英文譯本，<sup>18</sup>不過徐調孚使用的是1911年出版的「萬人叢書本」。至於1904年出版的「昔日叢書本」，這是史上第一個美國譯本，譯者為Walter S. Cramp

---

開明書局，1930年），頁1-5。

<sup>11</sup> 劉心力：〈徐調孚與《小說月報》〉，《文教資料》第19期（2008年7月），頁6-8。

<sup>12</sup> 李雅：〈全心全意做編輯——記「開明人」徐調孚的編輯生涯〉，頁99。

<sup>13</sup> 周佳榮：《開明書店與五四新文化》（香港：中華書局，2009年），頁54-55。

<sup>14</sup> 〔義〕科羅狄著，徐調孚譯：〈木偶的奇遇〉，《小說月報》第18卷第1號，頁1。

<sup>15</sup> 徐調孚：〈譯者的話〉，收於〔義〕科羅狄著，徐調孚譯：《木偶奇遇記》，頁vii。

<sup>16</sup> 顧均正：〈世界童話名著介紹〉，《小說月報》第17卷第3號（1926年3月），頁5。

<sup>17</sup> Anna Valerio, "Translation and Ideology: A Critical Reading,"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70 (2013): 988.

<sup>18</sup> Richard Wunderlich and Thomas J. Morrissey, *Pinocchio Goes Postmodern: Perils of a Puppe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31.

(1867-1932)。經過筆者比對 2 個英文譯本及徐調孚的中文譯本，證實徐調孚所言為真，他的確同時參照了這 2 個英文譯本的內容。

有關 2 個底本的轉譯過程或轉譯產物，目前為止這方面的研究並不多見，然而雙重底本卻是翻譯史當中不可忽視的現象，例如 1935 年魯迅 (1881-1936) 翻譯果戈理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Яновский, 1809-1852) 《死魂靈》(Мёртвые души) 時，在譯者附記表示自己使用的底本是 Otto Buck (1873-1966) 的德譯本，但其實他也參考了日譯本。<sup>19</sup>而《木偶奇遇記》除了徐調孚的譯本採用 2 種底本之外，後來的好幾個中文譯本也可看出參照了不只 1 個底本，例如傅一明 1936 年的中文譯本與徐調孚的中文譯本相當雷同，顯然參考了徐調孚的譯本，但也可看出另外參考了 Cramp 的版本；而范泉 1946 年的中文譯本，據他在書後附記所言，除了參考 Murray 的萬人叢書版英文譯本之外，也參考了 1928 年開明版的徐調孚中文譯本。因此，我們可以說，經典文學作品的譯本或重譯本有時候可能參考了不只 1 個底本，即便是標榜從原著直接翻譯成中文譯本，也可能同時參照了市面上已出版的英文譯本或中文譯本。而這種雙重甚至可能多重底本的情形，可能發生怎樣的翻譯問題？從譯者的內容取捨當中，可能反映出怎樣的翻譯策略或意識形態？這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從徐調孚的例子來看，筆者初步發現，Cramp 的昔日叢書本不僅僅只是如徐調孚所言比較淺顯或簡略而已。相較於 Murray 的萬人叢書本，昔日叢書本在面對暴力與死亡的情節時，偏向採用淡化或刪節的翻譯策略，而徐調孚在面對暴力與死亡的場景時，似乎也傾向選擇改用經過淡化或刪節的「昔日叢書本」，這就牽涉到本論文要探究的另一個面向：意識形態。Cramp 的昔日叢書本在 1904 年 9 月問世之際，出版社突然踩剎車，據猜測是受到壓力，各級學校覺得此書內容不恰當，出版社立刻逐頁修正，隔 2 個月再重新出版，<sup>20</sup>因此筆者手邊的初版與修訂版可看出內容略有不同，書名也從 *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 變成 *Pinocchio, the Adventures of a Marionette*，這可能也是為什麼「昔日叢書本」會比「萬人叢書本」有更多的刪節省略或改寫之

<sup>19</sup> 陳紅：〈回歸譯本對比：魯譯研究方法爭議〉，《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總第 113 期（2012 年 1 月），頁 28-32。

<sup>20</sup> Richard Wunderlich and Thomas J. Morrissey, *Pinocchio Goes Postmodern: Perils of a Puppet in the United States*, p. 36.

處，而這些變動顯然是受到當時社會上普遍意識形態的影響。Wunderlich 與 Morrissey 的研究點出了 Cramp 版本的兩大更動之處，一個是刪除涉及暴力的情節，另一個則是刪除兒童輕視或嘲笑成人的場景。<sup>21</sup>以此推想，徐調孚在翻譯第一個中文譯本的時候，同時參照 Murray 的萬人叢書本和 Cramp 的昔日叢書本，眼見 Cramp 版本刪除或淡化暴力場景或兒童嘲笑成人的情節，他會如何抉擇？他在 Murray 與 Cramp 2 個版本之間的選擇，也就透露出他個人或他所處的時代的意識形態。

### 三、文獻探討

有關《木偶奇遇記》的國外文獻相當多，討論科洛迪原著的研究論文大多關注於這個故事富含的各種議題，包括心理分析、兒童處境、政治意涵等等。Manor 的研究從心理學觀點來探討這個故事，認為皮諾丘代表了本我（id）無法控制的慾望，皮諾丘的父親是代表自我（ego）的良心，而藍仙子則代表了遵守道德並適應社會的超我（superego）。<sup>22</sup>Ipsen 的專書藉由皮諾丘這個角色，來探討義大利建國後自由主義時期（1861-1914）的兒童處境與兒童福祉問題。<sup>23</sup>Stewart-Steinberg 則把皮諾丘視為一種文學譬喻，用來比喻 1861 年統一後的義大利建國的過程。<sup>24</sup>Sinibaldi 同樣探究這個故事與政治環境的關係，她研究 1923-1939 年義大利法西斯主義時期的 4 個改寫後的版本，其中 2 個版本受到明顯的操縱，改寫成為法西斯政府歌功頌德的文本，將法西斯主義視為一種革命運動，另外 2 個版本則連結法西斯主義與殖民主義，呈現出歐洲的作家和民族誌學者筆下建構的非洲形象如何受到法西斯帝國話語的挪用。<sup>25</sup>此時的皮諾丘成為義大利的一種譬喻，不斷延伸原始的意義，發揮新的用途，挪用到新的脈絡之中。

<sup>21</sup> Richard Wunderlich and Thomas J. Morrissey, *Pinocchio Goes Postmodern: Perils of a Puppet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38-39.

<sup>22</sup> Iris Manor, Michel Granek, and Sam Tyano, "The Wooden Shell,"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55.1 (2000): 205.

<sup>23</sup> Carl Ipsen, *Italy in the Age of Pinocchio: Children and Danger in the Liberal Era*.

<sup>24</sup> Suzanne Stewart-Steinberg, *The Pinocchio Effect: On Making Italians, 1860-192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sup>25</sup> Caterina Sinibaldi, "Pinocchio, a Political Puppet: The Fascist Adventures of Collodi's Novel," 333-352.

除了與原著相關的研究之外，有關《木偶奇遇記》的譯本研究，與本論文最相關的應該是 Wunderlich 與 Morrissey 合著的 *Pinocchio Goes Postmodern: Perils of a Puppet in the United States*。<sup>26</sup> 這本專書除了介紹原作者及原著之外，最重要的在於介紹《木偶奇遇記》譯介到美國之後，經過不同時期的各種翻譯與改編，故事內容與人物形象遭遇了哪些變化，而這些移植與改造與當時的生活年代有何關係。2 位作者以新歷史主義的觀點來討論，強調要結合文本與社會歷史脈絡，這樣的觀點與研究取向，與筆者的研究方法及觀點相同。本論文之後延續的系列研究希望也能比照類似的模式，探究《木偶奇遇記》譯介到中國之後，發生了哪些變化，而這些變化透露出當時怎樣的兒童觀與翻譯觀。

Valerio 也曾研究過《木偶奇遇記》的 3 種語文譯本，分別是英文、俄文、土耳其文，同樣也是關注外部因素對這 3 種譯本造成的影響。<sup>27</sup> 這 3 個譯本都是從義大利原著翻譯而成，都在特定的政治背景與歷史脈絡下產生。關於英文譯本，Valerio 主要引用 Wunderlich 的研究，討論各個歷史年代呈現出怎樣不同的《木偶奇遇記》。<sup>28</sup> 20 世紀初的美國工業化社會充滿各種變動，急需建立社會新秩序，並強調努力勤奮、服從權威，因此《木偶奇遇記》故事中社會暴力與挑戰成人權威的場景遭到刪除。1930 年代美國受到經濟大蕭條的影響，譯本強調家庭與團結，當時迪士尼推出的《木偶奇遇記》動畫捨棄了過去譯本帶有的負面嘲諷意味，比以往的譯本傳達出更多正面訊息。另外，1935 年的俄文譯本在蘇聯政府時期不重視個人而重視集體努力，俄文譯本中的皮諾丘追求的不是個人的快樂，而是集體普遍的幸福，他歷經艱辛終於變成小男孩的這種「小資產階級思想」，因而在俄文譯本中消失了。最後討論的 2011 年土耳其文譯本，則多處使用「阿拉」(Allah)，帶有伊斯蘭教的濃厚意味，譯者甚至在前言說明木偶不可能會動，並說明書中一切情節都是遵從穆斯林的信仰與傳統。Valerio 在這篇論文最後的結論，認為讀者唯有培養批判性閱讀 (critical reading) 的能力，方能不受外部因素影響。

Tosi 的研究同樣也是探究文本在譯介到世界上其他國家之後，透過翻譯、改編、或是拍成迪士尼動畫，造成原著真正的文化特色喪失，而形成

<sup>26</sup> Richard Wunderlich and Thomas J. Morrissey, *Pinocchio Goes Postmodern: Perils of a Puppet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1-29.

<sup>27</sup> Anna Valerio, "Translation and Ideology: A Critical Reading," 986-996.

<sup>28</sup> Richard Wunderlich, "The Tribulations of Pinocchio: How Social Change Can Wreck a Good Story," *Poetics Today* 13.1 (1992): 197-219.



一種刻板印象。<sup>29</sup>以皮諾丘為例，讀者很容易會覺得皮諾丘代表了義大利人典型的形象：不受約束、情緒化、不可靠。而迪士尼動畫則是消除了義大利原著中混亂而矛盾的特色，也刪去了原本故事中伴隨許多暴力場景的黑暗面或邪惡面。因此，經典的兒童文學作品在全球化之後，很可能會面臨「舉世皆知」與「失去文化特色」之間的矛盾，造成原著文化的刻板印象化，以及全球讀者共享之下的原著特色喪失。

Halliday 的著作 *Huck Finn in Italian, Pinocchio in English: Theory and Prax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第 2 章，也是針對《木偶奇遇記》的 2 個英文譯本進行比較，一個是 Murray 的 1892 年譯本，<sup>30</sup>另一個是 Ann Lawson Lucas 的 1996 年譯本。<sup>31</sup>此外，Halliday 也爬梳了《木偶奇遇記》的翻譯歷史及演變，並藉此探討此書經典化的過程。Halliday 的這本著作以 *Huckleberry Finn* 和 *Pinocchio* 這 2 部作品的譯本為例，分析這 2 部作品各自在翻譯過程中遭遇到的變化，並且從翻譯理論、兒童文學、翻譯實務經驗等面向來討論兒童文學翻譯的議題，試圖結合理論與實務。無獨有偶，Guglietta-Possamai 的論文也比較了 2 個英文譯本，分別是 Murray 的 1891 年譯本和 Cramp 的 1904 年譯本，此外還另闢專章探討改編成動畫的迪士尼版本。<sup>32</sup>這本論文特別想探究的是英語文的文化及文學系統如何影響英文版譯者或改編者的決策，尤其是在面對原著中出現暴力場景的時候。Halliday 與 Guglietta-Possamai 討論的 Murray 及 Cramp 譯本，也正是徐調孚的中文譯本所根據的底本，因此這 2 份論文對於這 2 個英文譯本的比對分析，可以作為本論文的參考，幫助筆者特別注意到這 2 個英文譯本與義大利原著的差異，然後觀察中文譯本的情形是否相同或相異。

上述的國外研究都是探討《木偶奇遇記》的義大利原著翻譯成其他外國語文之後產生了怎樣的變化，而在中文文獻方面，僅有少數研究是關於《木偶奇遇記》中文譯本的演變。宋炳輝的專書《弱勢民族文學在中國》

<sup>29</sup> Laura Tosi, "Alice and Pinocchio: National Stereotypes and International Classic Fantasy," *New Review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Librarianship* 22.1 (2016): 70-85.

<sup>30</sup> Murray 的第一個英譯本出版於 1891 年，但 Halliday 引用的是 1892 年的版本。筆者也只找到 1892 年的版本，故本研究也採用 1892 年的 Murray 英譯本。

<sup>31</sup> Iain Halliday, *Huck Finn in Italian, Pinocchio in English: Theory and Prax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Madison: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sup>32</sup> Daniela Guglietta-Possamai,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a Timeless Puppet: Violence and the Translation and Adaptation of Carlo Collodi's 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2008).

第3章介紹了南歐文學在中國的譯介情形，提到中國最早大力譯介義大利文學是從《小說月報》開始，其中的義大利兒童文學作品就屬夏丏尊翻譯的《愛的教育》以及徐調孚翻譯的《木偶奇遇記》最為著名。宋炳輝針對《木偶奇遇記》列出了7種中文譯本：最早的譯本由顧均正翻譯，載《小說月報》1926年3月第17卷第3期。而其中以徐調孚譯本《木偶奇遇記》影響最大，1928年6月上海開明書店初版後，到1930年已經出到4版，1939年6月出到8版，到1949年1月共出至第15版。其次是傅一明的譯本《木偶奇遇記》，上海啟明書局1936年4月初版，1939年1月3版。另外還有錢公俠(1907-1977)、錢天培(?-?)譯本(上海世界書局1933年版)，須白石(?-?)的節寫本(上海中學生書局1935年版)，文化勵進社編譯本(上海文化勵進社1936年版)，石碕(?-?)譯本(上海大東書局1947年版)，林之孝(?-?)譯本(上海經緯書局1944年版)等等。宋炳輝提出的這7種中文譯本的資料很值得參考，提供本系列研究作為一個起點，由此出發去尋找更多未被列入的中文譯本。但有待更正的是，根據筆者查證，第一個中文譯本並非顧均正的譯本。顧均正在《小說月報》刊載的其實是〈世界童話名著介紹〉，他僅用了3頁的篇幅，把這個故事從頭到尾說了一遍。<sup>33</sup>不過根據徐調孚在單行本的〈譯者的話〉所言：「我首先應該謝謝幫助我的幾位朋友：第一是顧均正先生，因着他的引誘和慫恿，使我對於本書發生興趣和翻譯的決心……。」<sup>34</sup>可以看出是顧均正引介了這個義大利故事，然後鼓勵徐調孚把這本書譯成中文。

周小娟的〈論《木偶奇遇記》在現代中國的接受與變異〉與本論文的議題類似，<sup>35</sup>都是關注《木偶奇遇記》傳入中國之後的發展，不過她主要研究的是這部作品如何引發了中國類似作品的誕生，分析了中國作家如何借鑑主題、風格、角色而創作了一系列中國式的小木偶故事，讓新的皮諾丘故事更為發揚光大，強調教育意義、愛國精神，甚至宣揚政治觀念。老舍(1899-1966)在1943年發表的《小木頭人》便是一例，小木人離開家裡，從軍報國，奮勇抗日，無論在人物形象、藝術風格、成長主題方面，都可

<sup>33</sup> 顧均正：〈世界童話名著介紹〉，頁1-5。

<sup>34</sup> 徐調孚：〈譯者的話〉，頁v。

<sup>35</sup> 周小娟：〈論《木偶奇遇記》在現代中國的接受與變異〉，《中外文化與文論》第39輯(2018年9月)，頁402-413。

見到明顯借鑑《木偶奇遇記》的現象。相較之下，筆者關注的是《木偶奇遇記》的譯作發展，而非此書引發的創作風潮，不過周小娟這篇論文試圖將這種中國式的創作放在當時的歷史情境，討論民族生存、國家存亡之際的現實情況如何影響了這些中國式創作的主题與走向，這種結合外部因素的探討方式與筆者採用的研究方法相同，但筆者希望能探討更多因素，除了政治情勢的影響之外，兒童文學的翻譯特點、翻譯過程中的策略選擇問題，也是筆者試圖在《木偶奇遇記》中文譯作觀察的重點。

其他關於《木偶奇遇記》的中文研究文獻還有劉瑩的幾篇論文，但這幾篇論文與前述國外文獻的好幾篇內容相當雷同，在此不予贅述。<sup>36</sup>以徐調孚為主軸的相關研究多半針對他身為編輯的貢獻，包括徐調孚在《小說月報》的編輯工作，<sup>37</sup>與作家的關係，<sup>38</sup>還有徐調孚的人格特質，<sup>39</sup>目前關於他的翻譯作品尚無前人研究。

#### 四、研究方法

本論文欲回答的問題有 3 個：首先，《木偶奇遇記》在 1927/1928 年的徐調孚中文譯本有怎樣的表現或特色？其次，這個中文譯本在參考雙重底本的情況下，在翻譯內容的取捨方面，反映出怎樣的翻譯策略或意識形態？最後要問的是，這些翻譯策略或意識形態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或歷史脈絡有何關聯？要回答這些問題，本論文主要使用 3 種研究方法：文獻回顧、文本細讀、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sup>40</sup>在文獻回顧方面，前人研究及前述重要參考文獻須仔細讀過，藉此得以了解《木偶奇遇記》到目前為止有哪些相關研究，這些研究先行奠定了哪些基礎，並釐清本論文與前人研究的區隔之處。此外，筆者也閱讀有關 1928 年前後文學翻譯發展

<sup>36</sup> 劉瑩：〈從小說《木偶奇遇記》看翻譯與意識形態的藝術性〉、〈通過對小說《木偶奇遇記》兩個土耳其語譯本的翻譯批評看批判性閱讀的重要性〉、〈以小說《木偶奇遇記》三個譯本的創作背景看翻譯批評和譯者角色〉、〈翻譯批評和學習外語的重要性——以《木偶奇遇記》的意語原創和俄語譯本為例〉，《電影評介》總第 485、486、496、497 期（2014 年 1、2、7、7 月），頁 102、110；102-103；110-112；104-105。

<sup>37</sup> 例如李雅：〈全心全意做編輯——記「開明人」徐調孚的編輯生涯〉，頁 99-102；劉心力：〈徐調孚與《小說月報》〉，頁 6-8。

<sup>38</sup> 歐陽文彬：〈作家的知音——記徐調孚〉，《民主》第 18 期（1996 年 8 月），頁 25-27。

<sup>39</sup> 王建輝：〈徐調孚：平平淡淡才是真〉，頁 69-70。

<sup>40</sup> 感謝科技部匿名審查人建議此研究方法。

概況的文獻，包括《小說月報》譯介外國文學的特點，開明書局扮演的角色等等，以便了解當時的文學與歷史脈絡。

除了參考相關研究之外，搜集考證文本並且加以細讀，更是本論文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儘管徐調孚自承採用 Murray 及 Cramp 的英文譯本為底本，筆者認為仍須實際細讀文本以便確認，因為譯者所言未必可以盡信。採用文本細讀法有 3 個目的：驗證前人研究、確認翻譯軌跡、觀察翻譯特色。這種細讀與新批評主義（new criticism）的精讀（close reading）略有不同，並不局限在幾個段落或詞彙，而是以地毯式搜尋的方式細讀整個文本，同時在閱讀時進行源語文本與譯入語文本的比對，<sup>41</sup>具體觀察譯者的操作，從觀察到的結果推測可能的原因，再與譯者當時所處的歷史社會狀況互相連結，而且最重要的不是觀察書頁上的字句是否互相吻合，而是如 Lefevere（1945-1996）所言，去觀察為何彼此以如此的方式對應，可能有哪些社會、文學、意識形態的考量才導致譯者採取這樣的譯法，譯者希望以這種譯法達到怎樣的的目的，而這些目的是否順利達成，這都是在觀察翻譯實踐時需要考量的問題。<sup>42</sup>

在觀察翻譯特色方面，本論文採用了批判論述分析法。Fairclough 的社會語言學將論述分成 3 個面向：文本（text）、互動（interaction）、脈絡（context），而這 3 個面向則分別採取描述（description）、詮釋（interpretation）、解釋（explanation）3 個階段來分析。在描述的階段，主要是描述文本的語言特色；在詮釋的階段，是探討文本與社會互動的關係，也就是文本如何產生以及如何被接受；在解釋的階段，則是探討社會互動與社會脈絡之間的關係。<sup>43</sup>本論文以 Fairclough 的描述、詮釋、解釋 3 個階段來分析譯本，同樣也可分為三步驟，首先是分析譯本的語言操作，其次是分析譯者在該譯本所採用的翻譯策略及可能原因，最後則是探究策略背後意識形態及當時的歷史情境、社會氛圍、文學發展等脈絡之間的關係。

<sup>41</sup> 皮姆（Anthony Pym）提到研究者最典型的錯誤就是閱讀比對了許多文本，把所有明顯的差異不分輕重地都記錄下來，然而對於這些結果卻找不到方法可以產生某種一致性的論點。要改正這種錯誤的方法就是在分析譯作的時候，只從 1、2 個清楚定義的層次或層面去分析，目的在於清楚地驗證研究假設是否為真。Anthony Pym,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anchester, UK: St. Jerome, 1998), p. 106.

<sup>42</sup> André Lefevere, ed.,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A Sourcebook*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5), p. 81.

<sup>43</sup> Norman Fairclough, *Language and Power* (New York: Longman Inc., 1989), pp. 25-26.

## 五、翻譯軌跡

在文本細讀之後，筆者發現層層轉譯的路徑，的確需要經過細讀比對之後再確認，僅憑譯者前言難以窺得全貌。如前所述，Cramp 的昔日叢書本有 1904 年初版及同年的修訂版，經筆者比對發現了一些例子，可以確認徐調孚採用的是 Cramp 的修訂版而非初版。舉例而言，Cramp 的修訂版把原作具有諷刺意味的一句話改成：“It was a happy family”，這句在 Murray 的版本及 Cramp 的初版都沒有，但徐調孚譯出了：「這是一個幸福的家庭」，<sup>44</sup>從這類例子可看出他採用的是 Cramp 的修訂版，<sup>45</sup>而非初版。

此外，筆者手邊的義大利原作也有 2 個版本，1899 年版本與 1902 年版本內容有少許差異，因此 Murray 的萬人叢書本與 Cramp 的昔日叢書本之間的差異，也不全然是 Cramp 刪減省略而造成的出入，也可能是 2 人所根據的義大利原作版本不同的關係。舉例來說，1899 年版本第 6 章描述小木偶晚上肚子餓到街上隨便找戶人家要東西吃，結果 2 樓窗戶出現一位老人要他把帽子張開，言下之意彷彿要他準備接住從樓上拋下的食物，結果老人卻倒了一桶水把他淋成落湯雞。小木偶把帽子張開準備好的劇情，到了 1902 年版本的義大利原作，改成了「皮諾丘這時還沒有帽子」（“Pinocchio che non aveva ancora un cappello”），這其實是義大利原作正確的修改，因為到了書中第 8 章小木偶的爸爸才幫小木偶做了衣服和帽子。不過因為 Murray 的 1891 年英文譯本早於 1902 年的義大利原作修改版，Murray 根據的可能是 1899 年之前原始版的義大利原作。而 Cramp 根據的義大利原作版本，可以從他初版的英文譯文“Pinocchio, who had not yet a hat”，看出是根據義大利原作 1902 年版本的“Pinocchio che non aveva ancora un cappello”而來。不過 Cramp 的英文譯本修訂版則進一步刪去了老人潑水這種惡劣行徑的情節，改成老人只是叫小木偶走開而已。

另外，根據徐調孚在《木偶奇遇記》單行本〈譯者的話〉所言：「謝六逸先生知道我在搜集本書的各種英文譯本，慨然的把他自己所有的一本送給我。」<sup>46</sup>提到義大利原作時，又說：「因為我不懂意大利文，所以沒有去買

<sup>44</sup> [義] 科羅狄著，徐調孚譯：〈木偶的奇遇〉，《小說月報》第 18 卷第 1 號，頁 5。

<sup>45</sup> 根據此 1904 年修訂版的書名頁，修訂者為 Sara E. H. Lockwood (1854-?)，插畫家為 Charles Copeland (1858-1945)。徐調孚也在其中譯單行本的前言中說明他採用的插圖來自昔日叢書本 C. Copeland 的插圖。

<sup>46</sup> 徐調孚：〈譯者的話〉，頁 v。

來。」<sup>47</sup>因此徐調孚很可能也參考了手邊搜集的其他英文全譯本。他在〈譯者的話〉最後特別談到插圖，提到自己採用了謝六逸（1898-1945）先生送的那本英文譯本的一幅插圖，畫者是 C. Folkard。<sup>48</sup>據筆者調查，這位插畫家全名是 Charles Folkard（1878-1963），根據 Wunderlich 與 Morrissey 的研究，<sup>49</sup>Folkard 的插圖首次出現在 1911 年英國出版商 J. M. Dent 與美國出版商 E. P. Dutton 的英文譯本，這個版本用的也是 Murray 的譯文，不過書名是 *Pinocchio, the Tale of a Puppet*，跟同年出版的萬人叢書本 *Pinocchio, the Story of a Puppet* 書名有一字之差。徐調孚單行本提供了這張來自謝六逸贈送譯本的插圖，與這個英文譯本第 178 頁的插圖極其相似，因此謝六逸贈送的英文譯本，很可能就是 1911 年英國出版商 J. M. Dent 與美國出版商 E. P. Dutton 共同出版的英文譯本。



圖 1：徐調孚單行本唯一的 Folkard 插圖<sup>50</sup>



圖 2：1911 年 Dent/Dutton 英文譯本插圖<sup>51</sup>

<sup>47</sup> 徐調孚：〈譯者的話〉，頁 vii。

<sup>48</sup> 同上註，頁 viii。

<sup>49</sup> Richard Wunderlich and Thomas J. Morrissey, *Pinocchio Goes Postmodern: Perils of a Puppet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41-42.

<sup>50</sup> 〔義〕科羅狄著，徐調孚譯：《木偶奇遇記》，無頁碼。

<sup>51</sup> Carlo Collodi, *Pinocchio, the Tale of a Puppet*, trans. M. A. Murray, illus. Charles Folkard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11), p. 179, retrieved

除了上面這張插圖以外，徐調孚中文譯本的其他插圖全部都是來自 1904 年 Cramp 的英文譯本。他在單行本〈譯者的話〉也指出他全部重印了昔日叢書本（Cramp 版本）的插圖，畫者是 C. Copeland。只不過他誤以為 Copeland 也是義大利原作的插畫家：「與本書的故事同樣有名的是 C. Copeland 給原書畫的插圖，多謝昔日叢書的編者，把原圖複載在他的譯本裡；現在，我也全部重印在這裡。」<sup>5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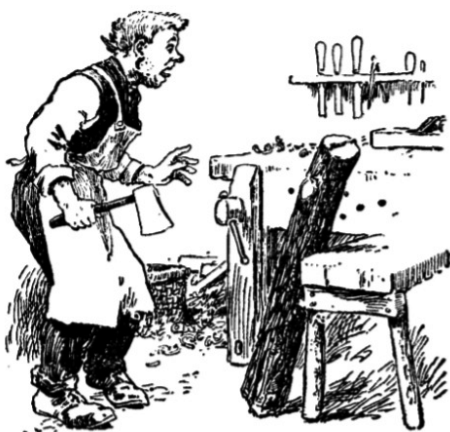


圖 3：徐調孚單行本的插圖<sup>53</sup>



圖 4：1904 年 Cramp 英文譯本 Copeland 的插圖<sup>54</sup>

根據筆者比對查證，Cramp 的昔日叢書本的確使用的是 Copeland 的插圖，但這位插畫家只是模仿義大利原作的 Carlo Chiostrì (1863-1939) 插圖。Wunderlich 與 Morrissey 也批評 Copeland 的插圖號稱提供了許多富有原創性的插圖 (many original drawings)，但其實是模仿 1901 年義大利原作的 Carlo Chiostrì 插圖。<sup>55</sup>

---

August 28, 2019, from <https://archive.org/details/pinocchiotaleofp00coll/page/n215>.

<sup>52</sup> 徐調孚：〈譯者的話〉，頁 vii-viii。

<sup>53</sup> 〔義〕科羅狄著，徐調孚譯：〈木偶的奇遇〉，《小說月報》第 18 卷第 1 號，頁 2；〔義〕科羅狄著，徐調孚譯：《木偶奇遇記》，頁 5。

<sup>54</sup> Carlo Collodi, *Pinocchio, the Adventures of a Marionette*, trans. Walter S. Cramp (Boston: Ginn and Company, 1904), p. 5.

<sup>55</sup> Richard Wunderlich and Thomas J. Morrissey, *Pinocchio Goes Postmodern: Perils of a Pupp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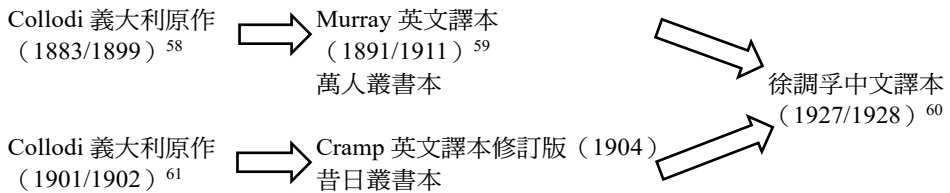


圖 5：1904 年 Cramp 英文譯本 Copeland 的插圖<sup>56</sup>



圖 6：1901/1902 年義大利原作 Carlo Chiostrì 的插圖<sup>57</sup>

經過上述文本細讀比對之後，徐調孚的中文譯本翻譯軌跡可簡單呈現如下：



*in the United States*, p. 52.

<sup>56</sup> Carlo Collodi, *Pinocchio, the Adventures of a Marionette*, trans. Walter S. Cramp, p. 5.

<sup>57</sup> Carlo Collodi, *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 Storia di un burattino* (Firenze: R. Bemporad & Figlio, 1902), p. 6.

<sup>58</sup> Collodi 義大利原作單行本出版於 1883 年，但本論文使用的是 1899 年的版本。

<sup>59</sup> Murray 英文譯本初版於 1891 年問世，而萬人叢書本 (Everyman's Library edition) 出版於 1911 年。Iain Halliday, "Pinocchio in English," *Adapting Canonical Text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ed. Anja Müller (London: Bloomsbury, 2013), p. 182.

<sup>60</sup> 1927 年刊載於《小說月報》，1928 年出版單行本。

<sup>61</sup> 根據 Wunderlich 與 Morrissey 的研究以及 Nicolas J. Perella 的研究，第一個有 Copeland 插圖的 Cramp 英文譯本出版於 1901 年，但本論文使用的是 1902 年的版本。Richard Wunderlich and Thomas J. Morrissey, *Pinocchio Goes Postmodern: Perils of a Puppet in the United States*, p. 52; Nicolas J. Perella, "An Essay on Pinocchio," *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 Story of a Puppet*, ed. Carlo Collodi, trans. Nicolas J. Perella (Berkeley: University



## 六、描述：面對雙重底本如何處理

現代人對於翻譯的概念，大多是想成根據單一原作翻譯成另一種語文的譯文，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轉譯 (relay translation) 或間接翻譯 (indirect translation) 是常見的現象，原因可能包括原作難以取得，缺乏能閱讀原作語文的外語人才，某種語文的譯本比原作暢銷，<sup>62</sup>或是該語文在當時比原作的語文更為強勢，都可能造成之後其他語文的譯本不採用原作而改採某種語文的譯本作為底本來翻譯。更特別的是，後來的譯本也可能出現採用不只 1 種譯本作為底本的情形。採用雙重底本的間接翻譯，顯然要比採用單一原作的直接翻譯更為複雜，2 種底本孰輕孰重，兩者的內容資訊出現差異時如何抉擇，都是譯者必然要面對的問題。儘管徐調孚在《木偶奇遇記》單行本〈譯者的話〉說自己翻譯的時候大致都依據萬人叢書本 (Murray 的版本)，但辭句間亦參考了昔日叢書本 (Cramp 的版本) 而加以變通。在筆者細讀文本之後，發現實際的情形並沒有這麼簡單。徐調孚在面對 2 個英文譯本有所差異時，採取的策略可分成以下 5 種：(一) 採用 Murray 的版本；(二) 採用 Cramp 的版本；(三) 2 個版本都不採用 (不確定譯文是自創還是參考其他譯本)；(四) 加總 2 個版本的內容；(五) 採用 1 個版本的內容，搭配另 1 個版本的形式。以下將以譯例說明這 5 種策略。

### (一) 採用 Murray 的版本

根據 Guglietta-Possamai 的研究，Murray 與 Cramp 2 個譯本比較的結果顯示，Murray 的譯本無論在語意或語法上都非常忠實於義大利原文，相較之下 Cramp 的譯本就沒那麼忠實，刪節省略或弱化、淨化的情況較多，筆者實際比對的結果也是如此。徐調孚說他自己主要以 Murray 的萬人叢書本為根據，顯見他基本上也是選擇盡可能以忠實為依歸。以下 2 個例子可以看出，徐調孚採用了 Murray 的版本。

例 1 是描述小木偶匹諾曹不慎睡著而 2 隻木頭腳燒成灰燼，<sup>63</sup>匹諾曹的父親蓋比都回家時要他開門，但匹諾曹醒來發現自己無法站立，以為自己

---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1-70.

<sup>62</sup> Gillian Lathey, *The Role of Translator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Invisible Storyteller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113.

<sup>63</sup> 本文譯例的說明均採用徐調孚中譯本的人名，譯例中的**粗體**為筆者所加，標示為差異之處。

的腳是被貓吃掉了。他跟蓋比都這麼說，但蓋比都不信，以為他是故意不開門，就很生氣地威脅匹諾曹，要他非開門不可。

例 1：

Collodi 的原作：

...se no, quando vengo in casa, **il gatto te lo do io!**<sup>64</sup>

Murray 的版本：

“If you don’t, when I get into the house **you shall have the cat from me!**”<sup>65</sup>

Cramp 的版本：

“If not, when I come into the house **I shall whip you.**”<sup>66</sup>

徐調孚的譯文：

「如果你不開，那麼等我進來後，你留心着，我要叫貓來咬你！」<sup>67</sup>

例 2 則是描述匹諾曹在田裡被陷阱夾住雙腿，農夫以為他是小偷，生氣地把他抓住帶回屋子。

例 2：

Collodi 的原作：

E aperta la tagliuola, afferrò il burattino per la collottola e lo portò di peso fino a casa, come si porterebbe un agnellino di latte.

Arrivato che fu sull’aia dinanzi alla casa, lo scaraventò in terra: e **tenendogli un piede sul collo**, gli disse...<sup>68</sup>

Murray 的版本：

Opening the trap he seized the puppet by the collar, and carried him to his house as if he had been a young lamb.

---

<sup>64</sup> Carlo Collodi, *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 Storia di un burattino* (Firenze: R. Bemporad & Figlio, 1899 & 1902), 1899, p. 32; 1902, p. 35.

<sup>65</sup> Carlo Collodi, *The Story of a Puppet or 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 trans. Mary Alice Murray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92), p. 28.

<sup>66</sup> Carlo Collodi, *Pinocchio, the Adventures of a Marionette*, trans. Walter S. Cramp, p. 25.

<sup>67</sup> [義] 科羅狄著，徐調孚譯：〈木偶的奇遇〉，《小說月報》第 18 卷第 3 號，頁 1。

<sup>68</sup> Carlo Collodi, *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 Storia di un burattino*, 1899, p. 110; 1902, p. 129.

When he reached the yard in front of the house he threw him roughly on the ground, and **putting his foot on his neck** he said to him...<sup>69</sup>

Cramp 的版本：

He opened the trap, took the marionette by the back of the neck like a kitten, and carried him to his house. When he reached his door he said to Pinocchio...<sup>70</sup>

徐調孚的譯文：

他開了機關，一把抓住他的後頭頸，像捉一隻小羊似的，帶到他的屋子裏去。

當他走到屋子前面的草場上時，他忽然猛烈地把他擲在地上，把他的兩腳放在他的頸邊，向他說道……。<sup>71</sup>

從例 1 與例 2 的 4 種版本對照可以看出，Murray 忠實於義大利原作，Cramp 有所改寫或刪節，徐調孚選擇採用 Murray 版本而捨棄 Cramp 版本。若要詮釋這種行為，例 1 與例 2 可看出，儘管徐調孚以忠實全譯為原則，但似乎有避免過度暴力的傾向。例 1 Cramp 的版本中，蓋比都威脅進屋之後要鞭打匹諾曹，徐調孚並不選擇譯出這種鞭打小孩的家暴行為；例 2 Murray 的版本中，農夫用腳踩住匹諾曹的頸子，Cramp 的版本直接刪除這種暴力行為，但徐調孚在忠實全譯與暴力描寫之間採取部分妥協。雖然他還是翻譯了農夫的憤怒行徑，對於踩踏匹諾曹頸子的這種粗暴行為，他選擇輕描淡寫，只說農夫把他的兩腳放在匹諾曹的頸邊。徐調孚避開了「把腳踩在他頸子上」的暴力描寫，而貼著字面過度直譯，結果造成「把腳放在頸邊」這種非常奇怪的中文說法。

## （二）採用 Cramp 的版本

儘管徐調孚自承以 Murray 的版本為主要根據，Cramp 的版本只是作為他詞句的參考，但實際上，可以發現其實徐調孚只採用 Cramp 版本的情況也不少。例 3 與例 4 便是典型的範例。例 3 是描述匹諾曹的同學「蠟燭心」

<sup>69</sup> Carlo Collodi, *The Story of a Puppet or 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 trans. Mary Alice Murray, p. 105.

<sup>70</sup> Carlo Collodi, *Pinocchio, the Adventures of a Marionette*, trans. Walter S. Cramp, p. 98.

<sup>71</sup> [義] 科羅狄著，徐調孚譯：〈木偶的奇遇〉，《小說月報》第 18 卷第 8 號，頁 106。

一直想遊說匹諾曹到愚人國去，匹諾曹不肯去，說自己已經答應仙子要乖乖上學，於是蠟燭心便作罷，只說要匹諾曹跟同學們問候，言下之意就此道別。

例 3：

Collodi 的原作：

– Dunque addio, e salutami tanto le scuole ginnasiali!... e anche quelle liceali, se le incontri per la strada.<sup>72</sup>

Murray 的版本：

“Good-bye, then, and give my compliments to all the boys of the gymnasiums, and also to those of the lyceums, if you meet them in the street.”<sup>73</sup>

Cramp 的版本：

“Well, then, good-by; remember me to all the scholars.”<sup>74</sup>

徐調孚的譯文：

「那麼，再會，請你代我候候（按：可能是「問候」的筆誤）我的同學們。」<sup>75</sup>

例 3 的義大利原作中，蠟燭心要匹諾曹向街上可見的 2 種中等學校 le scuole ginnasiali 和 le scuole liceali 致敬，Murray 則是譯成蠟燭心要匹諾曹跟這 2 種中等學校的學生致敬。姑且不論 Murray 是不小心誤譯或刻意改寫，徐調孚在面對 2 種內容差異的底本時，這次他選擇了 Cramp 的版本來翻譯，簡省了 the gymnasiums 和 the lyceums 這 2 種中等學校的細節，同時也避免了譯文中原本可能產生的文化陌生感。

例 4 出現另一種情況，讓徐調孚選擇採用 Cramp 的版本。義大利原作描述農夫放走匹諾曹之後，匹諾曹急著回去找仙子，但仙子原先居住的房

---

<sup>72</sup> Carlo Collodi, *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 Storia di un burattino*, 1899, p. 170; 1902, p. 209.

<sup>73</sup> Carlo Collodi, *The Story of a Puppet or 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 trans. Mary Alice Murray, p. 169.

<sup>74</sup> Carlo Collodi, *Pinocchio, the Adventures of a Marionette*, trans. Walter S. Cramp, p. 157.

<sup>75</sup> [義] 科羅狄著，徐調孚譯：〈木偶的奇遇〉，《小說月報》第 18 卷第 11 號，頁 103。

子只剩下一塊墓碑，墓碑上面記載這是仙子之墓，並且說明仙子因為匹諾曹棄她而去於是抑鬱而終。

例 4：

Collodi 的原作：

Come rimanesse il burattino, **quand'ebbe compitate alla peggio quelle parole**, lo lascio pensare a voi.<sup>76</sup>

Murray 的版本：

I leave you to imagine the puppet's feelings when **he had with difficulty spelt out this epitaph**.<sup>77</sup>

Cramp 的版本：

**As he could not read he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The Talking Cricket happened to be near and read it for him.** I leave you to imagine how the marionette felt when he understood the meaning of those words.<sup>78</sup>

徐調孚的譯文：

匹諾曹看見了這碑文，他不曉得上面寫的是些什麼字，幸虧饒舌的蟋蟀在旁邊，他把碑文讀給他聽。你們且想想看，木偶知道了這碑文的意義後，他覺得怎麼樣。<sup>79</sup>

例 4 的義大利原作與 Murray 的版本表示匹諾曹拼讀能力很差，所以他困難地讀懂了碑文，然後感到悲痛不已。然而先前第 5 章匹諾曹上學途中跑去看木偶戲的時候，他問一個孩子那棟建築物是什麼，那小孩要他自己讀招牌上的字，但匹諾曹不知道怎麼讀，那孩子便讀給他聽，說那招牌寫的是「木偶大戲院」。可見匹諾曹沒有識讀能力，所以在第 9 章這個碑文的段落，Cramp 的版本意識到匹諾曹這時根本都還沒到學校上過學，不可能

<sup>76</sup> Carlo Collodi, *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 Storia di un burattino*, 1899, p. 117; 1902, p. 138.

<sup>77</sup> Carlo Collodi, *The Story of a Puppet or 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 trans. Mary Alice Murray, p. 113.

<sup>78</sup> Carlo Collodi, *Pinocchio, the Adventures of a Marionette*, trans. Walter S. Cramp, p. 105.

<sup>79</sup> [義] 科羅狄著，徐調孚譯：〈木偶的奇遇〉，《小說月報》第 18 卷第 10 號，頁 96。

有能力閱讀碑文，於是 Cramp 的版本便增添了一段說明，說是蟋蟀在旁讀給他聽的。徐調孚在面對內容不同的 2 個英文譯本時，這次他選擇了符合故事邏輯的 Cramp 版本。

從例 3 與例 4 的版本對照來看，Murray 的版本照例還是忠實於義大利原作，Cramp 的版本則是避開不重要或陌生文化的細節，並且大膽更改原作的邏輯錯誤。當徐調孚選擇採用 Cramp 的版本而非 Murray 的忠實版本時，顯見他可能也認同 Cramp 版本這 2 處的改寫有其必要。

### (三) 2 個版本都不採用

徐調孚在遇到 Murray 版本與 Cramp 版本有所差異時，如同上述 2 點所示，大概都會兩者擇其一而翻譯，但偶爾也會 2 種版本皆不採用，而以自己的版本（也可能是參考其他手邊的英文譯本）取代之。例 5 描述的是匹諾曹把對他諄諄教誨的蟋蟀一槌打死，對於暴力與死亡，徐調孚 2 個版本都不採用，譯出第三種版本。

例 5：

Collodi 的原作：

Forse non credeva nemmeno di colpirlo; ma disgraziatamente lo close per l'appunto nel capo, **tanto che il povero Grillo ebbe appena il fiato di fare cri-cri-cri, e poi rimase lì stecchito e appiccicato alla parete.**<sup>80</sup>

Murray 的版本：

Perhaps he never meant to hit him; but unfortunately it struck him exactly on the head, so that **the poor Cricket had scarcely breath to cry cri-cri-cri, and then he remained dried up and flattened against the wall.**<sup>81</sup>

Cramp 的版本：

---

<sup>80</sup> Carlo Collodi, *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 Storia di un burattino*, 1899, p. 24; 1902, p. 26.

<sup>81</sup> Carlo Collodi, *The Story of a Puppet or 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 trans. Mary Alice Murray, p. 19.

Perhaps he did not intend to do such a thing ; but unfortunately the hammer struck the poor little Cricket in the head and **killed him**.<sup>82</sup>

而徐調孚的譯文如下：

也許他本來絕不想打中他，但是不幸這木槌卻竟打中了他的頭，這可憐的蟋蟀便從牆上跌下來了。<sup>83</sup>

義大利原作及 Murray 的版本都鉅細靡遺描述了蟋蟀被槌子打到頭部之後的死狀，包括牠已經無法再發出唧唧聲，就這樣被打扁，僵直乾硬的屍體留在牆上。Cramp 照例輕描淡寫，只說匹諾曹就這樣殺死了蟋蟀。徐調孚既不選擇 Murray 的詳細描述，也不選擇 Cramp 的一言以蔽之，而改用更隱晦的描寫，緩和暴力的意象，只說蟋蟀便從牆上「跌下來了」，一槌斃命的恐怖情狀在他的譯文中消失了。如此避重就輕的寫法，明顯透露出徐調孚的意識形態。

#### (四) 加總 2 個版本的內容

與上述情況恰恰相反的是，徐調孚也有 2 種英文譯本皆採用的情形。例 6 的情節發生在匹諾曹與父親蓋比都從狗鯊魚肚子裡逃出來之後，2 人都快游不動而載浮載沉的時候，過去在鯊魚肚子裡結識的金鎗魚（鮪魚）解救了他們。

例 6：

Collodi 的原作：

Geppetto e Pinocchio, come potete immaginarvelo, accettarono subito l'invito; **ma invece di attaccarsi alla coda, giudicarono più comodo di mettersi addirittura a sedere sulla groppa del Tonno.**

– **Siamo troppo pesi? – gli domandò Pinocchio.**

– **Pesi? Neanche per ombra: mi par di avere addosso due gusci di conchiglia** – rispose il Tonno, il quale era di una corporatura così grossa e robusta, da parere un vitello di due anni.<sup>84</sup>

<sup>82</sup> Carlo Collodi, *Pinocchio, the Adventures of a Marionette*, trans. Walter S. Cramp, p. 18.

<sup>83</sup> [義] 科羅狄著，徐調孚譯：〈木偶的奇遇〉，《小說月報》第 18 卷第 2 號，頁 2-3。

<sup>84</sup> Carlo Collodi, *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 Storia di un burattino*, 1899, pp. 222-223; 1902, pp. 278-279.

Murray 的版本：

Geppetto and Pinocchio, as I need not tell you, accepted the offer at once; **but instead of holding on by his tail they thought it would be more comfortable to get on the Tunny's back.**<sup>85</sup>

Cramp 的版本：

As you may easily imagine, Geppetto and Pinocchio quickly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Are we too heavy?” asked Pinocchio. “Heavy? Why, you are like two shadows. It seems to me that I have two small shells on my back.”**<sup>86</sup>

而徐調孚的譯文如下：

蓋比都和匹諾曹立刻接受了他的盛意，我也不必細說；只有一句話要說明的，就是他們倆並不抓住他的尾巴，而騎在他的背上，他們覺得這樣更其來得穩當。

「我們太重嗎？」匹諾曹問。

「重嗎？一點也不，你們像兩個影子。騎在我的背上，在我看來，不過是兩個蚌殼罷了。」<sup>87</sup>

徐調孚的譯文當中，有關他們騎在金鎗魚背上的描述來自 Murray 的版本，而有關他們擔心自己太重而與金鎗魚之間的問答，則來自 Cramp 的版本。事實上，徐調孚加總 2 個版本這兩個部分的描述及對話，不僅顧到了動作細節，生動的對話也增加了故事性，這樣的內容恰恰與義大利原作的內容完全吻合，以至於筆者不禁懷疑，除了 Murray 及 Cramp 的全譯本之外，徐調孚是否也參考了義大利原作或是其他英文全譯本。然而如前所述，徐調孚自承不懂義大利文，所以沒有取得義大利原作，因此他應該沒有參照義大利原作。如果是參考其他英文譯本的話，目前只知徐調孚至少也閱讀了謝六逸先生送的那本英文譯本，也就是 1911 年 Dent/Dutton 2 家出版社

---

<sup>85</sup> Carlo Collodi, *The Story of a Puppet or 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 trans. Mary Alice Murray, p. 221.

<sup>86</sup> Carlo Collodi, *Pinocchio, the Adventures of a Marionette*, trans. Walter S. Cramp, p. 202.

<sup>87</sup> [義] 科羅狄著，徐調孚譯：〈木偶的奇遇〉，《小說月報》第 18 卷第 12 號，頁 127。



共同出版的英文譯本，插畫家為 Folkard，譯者為 Murray。但經過筆者查證之後，這個版本與萬人叢書的 Murray 版本都在 1911 年出版，內容也相同，在這段情節中也沒有匹諾曹父子與金鎗魚的對話。因此，同樣在不確定徐調孚是否參考其他英文譯本的情況下，目前暫時推斷，這段小木偶父子與金鎗魚的情節，是徐調孚加總了 Murray 與 Cramp 2 個英文譯本的內容。

(五) 採用 1 個版本的內容，搭配另 1 個版本的形式

另 1 種加總 2 個版本的情況，是採用 1 個版本的內容，搭配另 1 個版本的形式。常見的情況是採用 Cramp 版本的簡潔形式，但還是保留了 Murray 版本的重要資訊。例 7 的情節已經到了故事尾聲，描述狐狸和貓這 2 個壞蛋淒慘的下場。

例 7：

Collodi 的原作：

e la Volpe invecchiata, intignata e tutta perduta da una parte, non aveva più nemmeno la coda. Così è. Quella Trista ladracchiola, caduta nella più squallida miseria, si trovò costretta un bel giorno a **vendere perfino la sua bellissima coda a un merciaio ambulante**, che la comprò per farsene uno scacciamosche.<sup>88</sup>

Murray 的版本：

...and the Fox, old, **mangy, and with one side paralysed, had not even his tail left.** That sneaking thief, having fallen into the most squalid misery, one fine day had found himself obliged to **sell his beautiful tail to a travelling pedlar, who bought it to drive away flies.**<sup>89</sup>

Cramp 的版本：

...and **the Fox's hair was all shaggy and he had lost his tail.**<sup>90</sup>

<sup>88</sup> Carlo Collodi, *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 Storia di un burattino*, 1889, p. 224; 1902, p. 281.

<sup>89</sup> Carlo Collodi, *The Story of a Puppet or 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 trans. Mary Alice Murray, p. 222.

<sup>90</sup> Carlo Collodi, *Pinocchio, the Adventures of a Marionette*, trans. Walter S. Cramp, p. 204.

而徐調孚的譯文如下：

狐狸生了許多的癩瘡，半身已經瘋癱不動，尾巴也沒有了——這尾巴早已由一個小販買去，做拂塵了。<sup>91</sup>

從例 7 的 4 個版本對照可以看出，Cramp 的版本是最簡潔的，刪減了許多細節，包括狐狸年老體衰，身上長了癩瘡，半身不遂，這些細節在 Murray 的版本中鉅細靡遺地呈現，因此 Murray 的英文譯本篇幅與義大利原作非常接近。徐調孚沒有選擇翻譯 Cramp 的簡單內容，但採用了 Cramp 版本的簡潔形式，納入了 Murray 版本的重要資訊，甚至還交代了尾巴是怎麼沒有的。

例 8 也是類似的情形。這段情節描述匹諾曹原本差點被漁夫當成魚，裹上麵粉下鍋油炸，幸好他趁機逃走，遇到一位老人。老人問他怎麼全身白白的，他的回答如下。

例 8：

Collodi 的原作：

– Vi dirò.... **senza avvedermene, mi sono strofinato a un muro, che era imbiancato di fresco** – rispose il burattino **vergognandosi a raccontare che lo avevano infarinato come un pesce, per poi friggerlo in padella.**<sup>92</sup>

Murray 的版本：

“I will tell you.... **Without observing it I rubbed myself against a wall which had been freshly whitewashed,**” answered the puppet, **ashamed to confess that he had been floured like a fish prepared for the frying-pan.**<sup>93</sup>

Cramp 的版本：

“I will tell you, if you choose, **but it is a long story,**” replied the marionette, **who was ashamed to tell the reason.**<sup>94</sup>

---

<sup>91</sup> [義] 科羅狄著，徐調孚譯：〈木偶的奇遇〉，《小說月報》第 18 卷第 12 號，頁 127。

<sup>92</sup> Carlo Collodi, *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 Storia di un burattino*, 1889, p. 159; 1902, p. 195.

<sup>93</sup> Carlo Collodi, *The Story of a Puppet or 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 trans. Mary Alice Murray, p. 158.

<sup>94</sup> Carlo Collodi, *Pinocchio, the Adventures of a Marionette*, trans. Walter S. Cramp, p. 146.

而徐調孚的譯文如下：

「我願意告訴你。……但是這故事說起來很長呢。」木偶答，他真不好意思把漬麵粉的話講出來。<sup>95</sup>

義大利原作中，小木偶編了個謊言，說自己沒注意到一道剛粉刷好的牆，身體擦了過去，所以才會白白的。Murray 的版本忠實翻譯出這個謊言，但 Cramp 的簡潔版本再次一語帶過，小木偶只說這故事說來話長。Cramp 沒有譯出小木偶說的謊話，避免了此處他說謊但鼻子卻沒變長的不一致情節，再次證明 Cramp 的版本很重視故事邏輯。徐調孚的這段譯文選擇 Cramp 的簡潔形式及內容，不過最後一句還是帶出了 Murray 版本的重要資訊：是漬麵粉的緣故。

例 7 與例 8 這類內容與形式混搭 2 個英文譯本的情況，反映出一種形式上求簡潔，但內容上求重要及正確資訊的傾向。求簡潔可能是考慮到期刊篇幅有限，求正確則可能是要避免故事出現不合邏輯的情節，例 8（小木偶說謊話鼻子沒變長）跟先前提過的例 4 類似（小木偶沒上過學不可能讀得懂碑文上的字），義大利原作及 Murray 英文譯本中這類不合邏輯的情況，在 Cramp 修改後變得比較合理，徐調孚也就選擇了邏輯正確的譯文。

## 七、詮釋：可能的原因

在貝克（Mona Baker）眼中，譯者是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s），在建構譯文的過程中，譯者的決定或策略反映出本身的定位，也反映出行動的意圖。在原文譯文的對照案例下，可以看出譯者絕非被動接受者，而是積極參與者，藉由不同的策略，在整體宏大敘事中定位自己的小敘事。<sup>96</sup>譯者從選擇底本開始，就展現了自己的主體性。使用雙重底本或多重底本，是很耐人尋味的一種選擇。一般而言，大部分譯者通常根據單一文本來翻譯，可能是從原作直接翻譯，也可能是從其他語文的譯本轉譯。特地選擇超過 1 種英文譯本作為底本，無疑是把原本單純的一對一翻譯給複雜化了。徐調孚為什麼要這樣自找麻煩，或許從他的前言可看出一些端倪。徐調孚不懂義大利文，只得選擇英文譯本作為底本，但他設法搜集各種英文譯本，

<sup>95</sup> [義] 科羅狄著，徐調孚譯：〈木偶的奇遇〉，《小說月報》第 18 卷第 11 號，頁 99。

<sup>96</sup> Mona Baker,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112.

這樣的行為便透露出他求周全的態度。既然有搜集就肯定有比較，想要選擇較優的英文譯本作為底本，會選擇 2 個底本很可能是因為 2 個版本都各有優點，譯者希望能兩全其美。

前述 5 種翻譯操作，整體來說也呼應這種傾向，像是例 6 這種加總 2 個版本的內容，讓兩者互相補充，同樣也展現出譯者希望結合 2 個版本的優點。此外，追求邏輯正確也可能是另一個原因，這個原因同樣反映出徐調孚希望譯文優質化的傾向。從例 4 的小木偶應該不會拼讀，再到例 8 的小木偶說謊鼻子卻沒變長，Murray 版本沒有注意到錯誤邏輯，都可能是徐調孚在翻譯這些情節時不選擇 Murray 版本的原因。第 5 章有一句描述匹諾曹打呵欠打得太厲害，有時嘴巴竟觸及他的耳朵，這裡再次出現邏輯錯誤，因為蓋比都這時候根本還沒做出耳朵給他，徐調孚在連載時似乎沒注意到，就跟著 Murray 和 Cramp 的版本照實譯出，到了單行本出版時，他便自行把連載版的「耳朵」，<sup>97</sup>改成「耳朵根」，<sup>98</sup>足見他有意識地講求故事的正確邏輯。第三個操作原因則可能是求簡潔，Murray 版本中的眾多細節，在 Cramp 筆下往往一語帶過，無論是例 4 的省略文化隔閡的中等學校細節，或是例 8 的只保留最重要資訊（漬麵粉），都可看出徐調孚在翻譯操作時也會傾向選擇簡潔的形式。追求簡潔與追求周全似乎是互相矛盾的操作，正如歸化與異化也是恰恰相反的譯法，但翻譯作品依據不同情況採取不同譯法是很常見的現象，不太可能有一部作品是全然的歸化或全然的異化，徐調孚的譯文也同樣會視情況追求簡潔或追求兩全其美。

還有最後一個可能的原因，可以用來詮釋徐調孚的翻譯操作，那就是他可能有意淡化暴力。無論是例 1 的避免鞭打的家暴情節，還是例 2 的避免踩踏匹諾曹頸子的暴力行為，或是例 5 避免描寫蟋蟀可憐的死狀，大致上都可看出徐調孚有意識地選擇較不暴力的底本內容，以較溫和簡單的文字來翻譯這些涉及暴力行為的描述。

綜上所述，若要詮釋徐調孚在上述例子翻譯操縱的原因，大致上可以分成（一）求兩全其美（例 6），（二）求邏輯正確（例 4、8），（三）求內容簡潔（例 3、7），（四）求淡化暴力（例 1、2、5）。

<sup>97</sup> [義] 科羅狄著，徐調孚譯：〈木偶的奇遇〉，《小說月報》第 18 卷第 2 號，頁 3。

<sup>98</sup> [義] 科羅狄著，徐調孚譯：《木偶奇遇記》，頁 35。

## 八、解釋：與脈絡的關係

上述徐調孚翻譯策略的 4 種可能原因，與出版此譯作時的社會脈絡息息相關。以下筆者將從當時的翻譯觀、出版形式、兒童觀這 3 個層面來解釋上述 4 種原因可能受到怎樣的脈絡影響。

### （一）翻譯觀：求兩全其美、求邏輯正確

五四之後的翻譯文學，與先前的清末民初時期相比，翻譯的觀念及作法是比較接近現代的。晚清民初譯作常見的意譯、大幅改寫、刪節、添加個人評註等作法，到了五四之後漸漸消失，逐漸偏向直譯、全譯、忠實於原作，從《小說月報》致力營造的現代文學面貌來看，直譯是更接近於他們理想的手段。徐調孚搜集各種英文譯本透露出他有意挑選出最佳的底本，他有的確比較了這些英文譯本，但他表示這些譯本「大都是一種節譯本，刪節得極多，全譯本據我們所見到的，有兩種：一為 Everyman's Library 本，一為 Once-upon-a-time 本；現在我就參照這兩種本子譯述在這裡。」<sup>99</sup>顧均正在第 17 卷第 3 號介紹〈匹諾契奧的奇遇〉時，指出昔日叢書本有所刪略，「惟文字淺顯，圖畫清晰，極適於兒童閱讀」。<sup>100</sup>徐調孚與顧均正言下之意對於刪節抱持比較負面的看法，徐調孚顯然只挑選全譯本作為底本。由於轉譯這種行為給人不可靠的印象，總覺得經過他人層層轉述之後很可能失真。藉由參照不同的譯本，在各個譯本彼此可能互補的情況下，譯者似乎可以稍微彌補未能根據原作翻譯的遺憾。在這種力求忠實不失真的期望之下，徐調孚會選擇兩全其美的譯法，就顯得相當合理。至於求邏輯正確，同樣也是符合資訊正確的期望，這種比較科學性實事求是的精神，與五四精神互相呼應。《小說月報》在其刊物多次表示：翻譯要嚴謹，介紹翻譯作品的時候要對作者有些必要的說明。有讀者抱怨有些只認得幾個 ABC 而對文學毫無研究的人，竟然也把王爾德、莫泊桑的作品拿來譯，對於這種看法，主編鄭振鐸（1898-1958）表示《小說月報》是主張慎重發表的。<sup>101</sup>這種比較嚴謹慎重的精神，是《小說月報》作為一種革新刊物講究的態度。

<sup>99</sup> [義]科羅狄著，徐調孚譯：〈木偶的奇遇〉，《小說月報》第 18 卷第 1 號，頁 1。

<sup>100</sup> 顧均正：〈世界童話名著介紹〉，頁 5。

<sup>101</sup> 劉靜：《〈小說月報〉(1921-1931) 英美文學譯介研究》（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頁 25-26。

## （二）出版形式：求內容簡潔

謝曉霞認為民初時期短篇小說興盛有其原因，報刊發行週期短，短篇小說比長篇小說更適合刊登，現代都市的形成改變了市民生活方式，影響生活中的時間分配，所以沈雁冰（茅盾，1896-1981）推出長篇大論的專號便不受青睞。<sup>102</sup>《小說月報》從第 14 卷起由鄭振鐸接任為主編，延續前任主編沈雁冰大量翻譯外國文學的風格，強力介紹世界文壇潮流，不過大多以「短篇小說」的篇幅作為刪選稿件的標準。現代化的市民可能沒有充裕的時間閱讀長篇小說，而短篇小說符合都市化之下讀者快速、一目瞭然的閱讀習性。若篇幅太長造成版面過多，便以連載的方式減少篇幅長度，讓讀者每次閱讀時比較容易集中精神。<sup>103</sup>《小說月報》在當時是影響力很大的報刊，每次刊載的內容盡量豐富多元，因此每個欄目分配到的篇幅自然有限。匹諾曹的故事一開始刊登在《小說月報》，以報刊連載的形式出版，因此每次刊登的篇幅是有限的。徐調孚在第 18 卷第 8 號特別說明：「本書插圖甚多，且又非常精美，為了篇幅的關係，不能盡量排入，甚覺抱歉，現擬在此登畢後，另印單行本，除文字上當更行細加修改外，原書插圖，亦將全部複製插入，以求完美。」<sup>104</sup>從這段話可以看出，跟單行本相較之下，報刊連載勢必要考慮篇幅的部分，所以儘管插圖精美也不得不割愛。基於同樣的道理，譯文的文字部分可能必要時也變得簡潔。單行本除了可以再現全部的插圖之外，也把 Murray 版本每一章開頭的內容簡介翻譯出來，但這些餘裕在報刊連載的時候都只能捨棄。

## （三）兒童觀：求淡化暴力

兒童文學作品經常包含了 2 個目的：一個是訓誡的目的（didactic purpose），另一個是教學的目的（pedagogical purpose）。Shavit 認為童書向來就比成人書具有更多操縱文本的空間，譯者操縱時遵循的規範不外乎以下 2 點：1. 調整文本，使其對兒童適當而有用，也就是符合社會上所認知的具有教育意

<sup>102</sup> 謝曉霞：《〈小說月報〉1910-1920：商業、文化與未完成的現代性》（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 年），頁 141-142。

<sup>103</sup> 李宥儒：《二十世紀初期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以文學研究會主要刊物〈小說月報〉、〈婦女雜誌〉、〈文學週報〉為研究範圍》（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頁 29。

<sup>104</sup> 〔義〕科羅狄著，徐調孚譯：〈木偶的奇遇〉，《小說月報》第 18 卷第 8 號，頁 108。

義上的益處；2.調整情節、角色、語言，以符合社會上對兒童閱讀與理解能力的認知。<sup>105</sup>《木偶奇遇記》是童話故事，目標讀者為兒童，譯者在翻譯時可能也會有教育上或教學上的考量，因此很可能會調整翻譯內容，以求對兒童適當而有用。Emer O'Sullivan 也提出，根據讀者的能力而調整譯文，許多文學批評者認為這是一種正當的干預，<sup>106</sup>因此我們常見到譯本的文字比原文更為淺顯，或是譯本特意淡化某些禁忌議題的情節。

在五四運動之後興起的許多文學社團當中，對兒童文學著力最深的可說是以沈雁冰、鄭振鐸、葉聖陶為首的文學研究會。這 3 位重要成員都是徐調孚在《小說月報》協助編輯時的前後期主編，徐調孚本身也是文學研究會的成員。事實上，《小說月報》與文學研究會的活動密切相關，甚至許多研究者皆認為《小說月報》即為文學研究會的機關刊物。<sup>107</sup>文學研究會的發起者之一周作人（1885-1967）呼籲要建設兒童文學，應從採集民間童話歌謠、改編傳統讀物、翻譯外國作品三方面著手，<sup>108</sup>因此文學研究會這些重要成員不僅編輯刊物，也譯介許多外國兒童文學作品。

《小說月報》推出的〈世界童話名著介紹〉，是由顧均正在第 17 卷分 9 期介紹世界童話名著。開明書店的《世界少年文學叢刊》也反映了當時兒童文學翻譯的盛況，例如 1926 年 3 月出版夏丏尊翻譯的《愛的教育》就非常受到歡迎。徐調孚在《小說月報》第一次刊登這個故事時，除了交代自己參照 2 個全譯本進行譯述之外，也指出自己的目標讀者與翻譯策略：「為取便於中國的兒童計，並不是完全的直譯，但對於原書的情節、風格，仍極忠實地保存着。」<sup>109</sup>徐調孚在單行本〈譯者的話〉也特別提到：「雲曾把這故事講給湖聽，因而發見有好多句子是不適用於兒童讀物的，使得我有最後一遍修改的機會。」<sup>110</sup>他在後記也提到出版「世界少年文學叢刊」的具體作法：「我們的取材，先從翻譯重述著手，譯筆務使淺顯，使適宜於纔

<sup>105</sup> Zohar Shavit, *Poetic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thens,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6), p.113.

<sup>106</sup> Emer O'Sullivan, *Comparative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 Anthea Bell (London: Routledge, 2005), p. 91.

<sup>107</sup> 陳玉剛：《中國翻譯文學史稿》（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9 年），頁 116。

<sup>108</sup> 方麗娟：《被發現的兒童：中國近代兒童文學拓荒史》（臺北：秀威資訊，2015 年），頁 35。

<sup>109</sup> 〔義〕科羅狄著，徐調孚譯：〈木偶的奇遇〉，《小說月報》第 18 卷第 1 號，頁 1。

<sup>110</sup> 徐調孚：〈譯者的話〉，頁 vi。

讀過幾年書的孩子的自閱。」<sup>111</sup>從這幾段話可看出徐調孚在翻譯時確實考慮到兒童讀者的閱讀理解能力。

不過，相較於晚清民初，五四之後的兒童文學翻譯已經很少見到譯者插入道德訓誡的旁白。例如陳家麟（1880-?）、陳大鐙（1868-1924）1918年中華書局譯本安徒生童話《十之九》中則插入了道德訓誡的旁白：「忍哉此兵。舉刀一揮。老巫之頭已落。」在五四文人周作人筆下的《火絨匣》，這段士兵殺女巫的敘述只有兩句：「於是他割去她的頭。她在那裏躺著。」<sup>112</sup>徐調孚考慮到兒童讀者的特殊性，字句可能無法完全直譯，否則可能造成閱讀理解的困難，而從他在上述譯例中淡化暴力程度或簡化暴力描述的翻譯，也可看出他同樣考慮到暴力描寫對兒童讀者可能造成不良影響。不過，徐調孚只在文字上簡化或淡化，並沒有像 Cramp 的修訂版那樣為了避免暴力，有時甚至刪除整段情節，例如第 2 章蓋比都去跟鄰居要一塊木頭，結果因為當時還是一塊木頭的小木偶搞鬼搗蛋，讓蓋比都跟鄰居一言不合打起架來，還連打 2 回合，Cramp 把打架的情節全部刪除了，但徐調孚還是依照 Murray 的版本，很忠實地把這些打架情節翻譯出來。因為第 2 章打架情節的描述並沒有可怖的字眼或畫面意象，反而是有點搞笑。Cramp 修訂版的刪除是站在教育意義的層面上，不願意打架行為出現在兒童讀物中，但徐調孚對暴力的簡化或淡化是針對文字描述，他並不會刪減情節，這終究反映了他講求忠實全譯的翻譯觀。

## 九、結語

Fairclough 在討論脈絡如何影響話語的適切性時，提到社會的（societal）社會秩序（social order）決定了機構的設立（institutional setting），而機構的社會秩序決定了脈絡的設定（situational setting）。<sup>113</sup>這裡所謂的社會秩序，並不是社會混亂失序的相反概念，而是指整個體系保護維繫之下的特定關係或行為準則。五四運動之後的社會秩序，促成了《小說月報》這類報刊及開明書店這類出版機構的蓬勃發展，而這些出版事業的社會秩序，決定了當時外國文學翻譯或兒童文學翻譯的脈絡。《小說月報》與開明書店受到五四的影響，努力譯介外國兒童文學，將兒童視為不同於成人的讀者，

<sup>111</sup> 徐調孚：〈世界少年文學叢刊〉，頁 3。

<sup>112</sup> 周中良：《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臺北：秀威資訊，2005 年），頁 274。

<sup>113</sup> Norman Fairclough, *Language and Power*, pp. 146-152.



在選擇文本及翻譯策略上，也就希望提供更周全、更適切的内容給兒童讀者，這種意識形態明顯陳述在譯者的前言、後記等附文本（paratext），也隱含在面對雙重或多重底本時譯者對文本的取捨操作過程中。

從 Murray 的萬人叢書本到 Cramp 的昔日叢書本，再到徐調孚的中譯本，可以看出翻譯的操作策略是受到多重因素影響而非一成不變的，因此譯作中可能會出現不一致的現象，例如有些部分明顯避免暴力描述，但有些部分似乎沒注意到而照著底本譯出；有些部分偏向省略簡潔的内容或形式，有些部分卻又加總 2 個底本的内容而使得篇幅略增；有些部分注意到邏輯不正確而修改，有些部分卻又照著底本而譯出錯誤邏輯。這些不一致的現象突顯了譯者的翻譯專業尚未成熟化。20 世紀前半葉這段時間外國文學譯介蓬勃發展，但翻譯尚未成為一種產業，譯者多半是通曉雙語的編輯、教師、作家、留學生，我們大概無法用現代對譯者的要求標準來檢視。加上報刊連載的一些限制，包括有截稿壓力、有篇幅限制、連載期間斷斷續續又為期 1 年，時間拖長而難以連貫也是可能的情形。不過，即便譯者沒有明顯一致的翻譯操作傾向，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一些譯例當中，從譯者的選擇與操作看出譯者的意識形態及優先順序，以徐調孚的個案來看，他比較重視的還是資訊要盡量周全、正確，文字理解程度要適合兒童，遇到他覺得不妥適的情形，他不會向 Cramp 版本那樣省略刪減情節，而是利用文字的簡化或弱化，降低暴力描寫的強度，或是減少文字篇幅但仍不忽略重點資訊。這些操作手法也顯露出譯者隱而未現的意識形態，反映出社會脈絡下譯者的翻譯觀與兒童觀。

徐調孚絕不是唯一選擇雙重底本的譯者，魯迅、傅一明、范泉也都有採用雙重底本的情形。事實上，很多譯者不只使用「2 個」轉譯本，傅東華（1893-1971）翻譯《吉訶德先生傳》時甚至用了 7 個版本：5 個英譯本、1 個法譯本、1 個西班牙原文版。<sup>114</sup>這些譯者的共通之處，就是他們主要都不是使用原作而是使用其他語文的譯本作為底本，相較於使用單一語文底本轉譯的譯者而言，使用雙重或多重譯本的譯者對於其他語文的中介譯本可能是比較缺乏信心的，透過參考不只 1 個中介譯本，似乎可以發揮互補作用，彌補未能以原作為底本而產生失真或不忠於原作的情況。選擇雙重或多重底本的譯者，似乎要比選擇單一底本（中介譯本）的譯者更在乎譯文的忠實性與

---

<sup>114</sup> 賴慈芸：〈神祕的五〇年代譯本：傅東華的堂吉訶德第二部〉，參見：<http://tysharon.blogspot.com/2019/05/blog-post.html>，瀏覽日期：2019 年 11 月 10 日。

正確性。換句話說，轉譯並不一定意味著譯者傾向自由譯或大幅改寫，採用 2 個底本很可能反倒是希望能更接近於原作。不過，像傅一明或范泉這樣，選擇的 2 個底本當中，有 1 個是本國語的譯本，那麼這時採用雙重底本的好處就是可以參考前人本國語譯本的詞彙句法，也可試圖補前人之不足。像魯迅另外參考日譯本，也很可能是便於參考漢字詞彙。種種使用不只 1 個中介譯本的情形未來值得多方探討，希望本論文可以拋磚引玉，對於翻譯研究提供新的啟發，藉以補充修正單一底本的翻譯過程模型。<sup>115</sup>

【責任編校：郭千綾、廖方瑜】

## 徵引文獻

### 專著

- 方麗娟 Fang Lijuan：《被發現的兒童：中國近代兒童文學拓荒史》*Beifaxian de ertong: zhongguo jindai ertong wenxue tuohuang shi*，臺北 Taipei：秀威資訊 Xiuwei zixun，2015 年。
- 宋炳輝 Song Binghui：《弱勢民族文學在中國》*Ruoshi minzu wenxue zai zhongguo*，南京 Nanjing：南京大學出版社 Nanjing daxue chubanshe，2007 年。
- 周中良 Zhou Zhongliang：《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Wusi shiqi de fanyi wenxue*，臺北 Taipei：秀威資訊 Xiuwei zixun，2005 年。
- 周佳榮 Zhou Jiarong：《開明書店與五四新文化》*Kaiming shudian yu wusi xinwenhua*，香港 Hong Ko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9 年。
- 陳玉剛 Chen Yugang：《中國翻譯文學史稿》*Zhongguo fanyi wenxue shigao*，北京 Beijing：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Zhongguo duiwai fanyi chubangongsi，1989 年。
- 廖卓成 Liao Zhuocheng：《兒童文學——批評導論》*Ertong wenxue: piping daolun*，臺北 Taipei：五南圖書 Wunan tushu，2011 年。
- 謝曉霞 Xie Xiaoxia：《《小說月報》1910-1920：商業、文化與未完成的現代性》*Xiaoshuo yuebao 1910-1920: shangye, wenhua yu weiwancheng de*

---

<sup>115</sup> 感謝評審委員提供此點建議。

- xiandaixing*，上海 Shanghai：上海三聯書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2006 年。
- [義] 科羅狄 Carlo Collodi 著，徐調孚 Xu Diaofu 譯：《木偶奇遇記》*Muou qiyu ji*，上海 Shanghai：開明書局 Kaiming shuju，1930 年。
- André Lefevere, ed.,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A Sourcebook*,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5.
- Anthony Pym,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anchester, UK: St. Jerome, 1998.
- Carl Ipsen, *Italy in the Age of Pinocchio: Children and Danger in the Liberal Er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Carlo Collodi, *The Story of a Puppet or 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 trans. Mary Alice Murray,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92.
- , *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 Storia di un burattino*, Firenze: R. Bemporad & Figlio, 1899 & 1902.
- , *Pinocchio, the Adventures of a Marionette*, trans. Walter S. Cramp, Boston: Ginn and Company, 1904.
- Emer O’Sullivan, *Comparative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 Anthea Bell, London: Routledge, 2005.
- Gillian Lathey, *The Role of Translator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Invisible Storyteller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 Iain Halliday, *Huck Finn in Italian, Pinocchio in English: Theory and Prax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Madison: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Mona Baker,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 London: Routledge, 2006.
- Norman Fairclough, *Language and Power*, New York: Longman Inc., 1989.
- Peter Brand and Lino Pertil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t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Richard Wunderlich and Thomas J. Morrissey, *Pinocchio Goes Postmodern: Perils of a Puppe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Suzanne Stewart-Steinberg, *The Pinocchio Effect: On Making Italians, 1860-192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 Zohar Shavit, *Poetic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thens,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6.

期刊與專書論文

王建輝 Wang Jianhui：〈徐調孚：平平淡淡才是真〉“Xu Diaofu: pingping dandan cai shi zhen”，《出版廣角》*Chuban guangjiao* 第 11 期，2001 年 11 月。

李雅 Li Ya：〈全心全意做編輯——記「開明人」徐調孚的編輯生涯〉“Quanxin quanyi zuo bianji: ji ‘kaiming ren’ Xu Diaofu de bianji shengya”，《出版科學》*Chuban kexue* 第 20 卷第 5 期，2012 年 9 月。

周小娟 Zhou Xiaojuan：〈論《木偶奇遇記》在現代中國的接受與變異〉“Lun Muou qiyu ji zai xiandai zhongguo de jieshou yu bianyi”，《中外文化與文論》*Zhongwai wenhua yu wenlun* 第 39 輯，2018 年 9 月。

徐調孚 Xu Diaofu：〈世界少年文學叢刊〉“Shijie shaonian wenxue congkan”，收入〔義〕科羅狄 Carlo Collodi 著，徐調孚 Xu Diaofu 譯：《木偶奇遇記》*Muou qiyu ji*，上海 Shanghai：開明書局 Kaiming shuju，1930 年。

——：〈譯者的話〉“Yizhe de hua”，收入〔義〕科羅狄 Carlo Collodi 著，徐調孚 Xu Diaofu 譯：《木偶奇遇記》*Muou qiyu ji*，上海 Shanghai：開明書局 Kaiming shuju，1930 年。

陳紅 Chen Hong：〈回歸譯本對比：魯譯研究方法爭議〉“Huigui yiben duibi: Lu yi yanjiu fangfa zhengyi”，《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Zhejiang waiguoyu xueyuan xuebao* 總第 113 期，2012 年 1 月。

劉心力 Liu Xinli：〈徐調孚與《小說月報》〉“Xu Diaofu yu Xiaoshuo yuebao”，《文教資料》*Wenjiao ziliao* 第 19 期，2008 年 7 月。

劉瑩 Liu Ying：〈從小說《木偶奇遇記》看翻譯與意識形態的藝術性〉“Cong xiaoshuo Muou qiyu ji kan fanyi yu yishi xingtai de yishuxing”，《電影評介》*Dianying pingjie* 總第 485 期，2014 年 1 月。

——：〈通過對小說《木偶奇遇記》兩個土耳其語譯本的翻譯批評看批判性閱讀的重要性〉“Tongguo dui xiaoshuo Muou qiyu ji liangge tuerqiyu yiben de fanyi piping kan pipanxing yuedu de zhongyaoxing”，《電影評介》*Dianying pingjie* 總第 486 期，2014 年 2 月。

——：〈以小說《木偶奇遇記》三個譯本的創作背景看翻譯批評和譯者角色〉“Yi xiaoshuo Muou qiyu ji sange yiben de chuanguo beijing kan fanyi piping he yizhe jiaose”，《電影評介》*Dianying pingjie* 總第 496 期，2014 年 7 月。

- 劉瑩 Liu Ying：〈翻譯批評和學習外語的重要性——以《木偶奇遇記》的意語原創和俄語譯本為例〉“Fanyi piping he xuexi waiyu de zhongyaoxing: yi Muou qiyu ji de yiyu yuanchuang he eyu yiben wei li”，《電影評介》*Dianying pingjie* 總第 497 期，2014 年 7 月。
- 歐陽文彬 Ouyang Wenbin：〈作家的知音——記徐調孚〉“Zuojia de zhiyin: ji Xu Diaofu”，《民主》*Minzhu* 第 18 期，1996 年 8 月。
- 顧均正 Gu Junzheng：〈世界童話名著介紹〉“Shijie tonghua mingzhu jieshao”，《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7 卷第 3 號，1926 年 3 月。
- 〔義〕科羅狄 Carlo Collodi 著，徐調孚 Xu Diaofu 譯：〈木偶的奇遇〉“Muou de qiyu”，《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8 卷第 1-5、8、10-12 號，1927 年 1-5、8、10-12 月。
- Anna Valerio, “Translation and Ideology: A Critical Reading,”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70, 2013.
- Caterina Sinibaldi, “Pinocchio, a Political Puppet: The Fascist Adventures of Collodi’s Novel,” *Italian Studies* 66.3, 2011.
- Iain Halliday, “Pinocchio in English,” *Adapting Canonical Text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ed. Anja Müller, London: Bloomsbury, 2013.
- Iris Manor, Michel Granek, and Sam Tyano, “The Wooden Shell,”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55.1, 2000.
- Laura Tosi, “Alice and Pinocchio: National Stereotypes and International Classic Fantasy,” *New Review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Librarianship* 22.1, 2016.
- Nicolas J. Perella, “An Essay on Pinocchio,” *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 Story of a Puppet*, ed. Carlo Collodi, trans. Nicolas J. Perell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Richard Wunderlich, “The Tribulations of Pinocchio: How Social Change Can Wreck a Good Story,” *Poetics Today* 13.1, 1992.

#### 學位論文

- 李宥儒 Li Youru：《二十世紀初期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以文學研究會主要刊物《小說月報》、《婦女雜誌》、《文學週報》為研究範圍》*Ershi shiji chuqi Antusheng gushi zhongwen fanyi: yi wenxue yanjiuhui zhuyao kanwu Xiaoshuo yuebao, Funü zazhi, Wenxue zhoubao wei yanjiu fanwei* ·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guoji hanxue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2011 年。

劉靜 Liu Jing: 《《小說月報》(1921-1931) 英美文學譯介研究》 *Xiaoshuo yuebao (1921-1931) yingmei wenxue yijie yanjiu*, 上海 Shanghai: 上海外國語大學碩士論文 Shanghai waiguoyu daxue shuoshi lunwen, 2007 年。

Daniela Guglietta-Possamai,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a Timeless Puppet: Violence and the Translation and Adaptation of Carlo Collodi's 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2008.

#### 網站資料

賴慈芸 Lai Ciyun: 〈神祕的五〇年代譯本：傅東華的堂吉訶德第二部〉 “Shenmi de 50 niandai yiben: Fu Donghua de Tangjihede dierbu”, 參見：<http://tysharon.blogspot.com/2019/05/blog-post.html>, 瀏覽日期：2019 年 11 月 10 日。

Anonymous, “List of Literary Works by Number of Translations,” in Website *Wikipedia*, December 19, 2018, retrieved December 27, 2018,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literary\\_works\\_by\\_number\\_of\\_translations](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literary_works_by_number_of_translations).

Carlo Collodi, *Pinocchio, the Tale of a Puppet*, trans. M. A. Murray, illus. Charles Folkard,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11, retrieved August 28, 2019, from <https://archive.org/details/pinocchiotaleofp00coll/page/n215>.

Thomas Moore Devlin, “10 of The Most Translated Books in The World,” in Website *Babbel Magazine*, May 4, 2018, retrieved December 2, 2018, from <https://www.babbel.com/en/magazine/most-translated-books>.